



我们家老爷子进入耄耋之年以后仍然思维清晰,笔耕不辍,不断有精彩的漫画佳作问世。作为当时漫坛最年长的漫画老将,多少人问起:老爷子何以如此健硕有成绩?他总是说:“……我常常想起老家后院的那一口小水井,那清凉甜美的井水,无论你去不去汲用,总是源源不断,永不见少。我现在虽已年迈,但只要天天动脑用笔坚持创作,虽是老井也不会干涸。”他是把自己比作一口老井,担心井水被挑水人疏远,出水量就会减少以至干涸,他用水井的涓涓水源勉励自己,勤奋努力永葆艺术青春。

我记得那小水井,那可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小水井在后院,听说是爷爷奶奶年轻时带人动手掏成的。小水井的确

记忆里的小水井

□ 陈景凯

很小,井口竟不及一个脸盆大小,当然没有井台,井沿是用一块外方内圆的石板做的。井虽小,可出水挺足,也清澈干净,家里洗刷用水全在这小水井里。我们几个小孩子用一个稍大点的罐头盒配上铁丝做的把儿,再系上一根长绳,就有了一个提水的吊桶。无论我们提汲多少水,小水井里的水永远那么多。我们争相为洗衣的婶婶不停地供应用水,全然顾不得弄湿自己的鞋袜,婶婶高兴,我们欢乐。

冬天从小水井里提上来的水,手伸

进去暖暖的。闷热的夏天,我们爱蹲下身子朝井里张望,大喊一声,一阵凉快的感觉顿时弥漫开来。水面上自己做出的鬼脸怪相,会被湿漉漉的井壁上落下的水滴“嘀哒”一声砸得支离破碎,无影无踪。那晃动的水面真有趣极了。

大人们会拿一根木棍横在井口,用篮子把买来的西瓜吊在井中去掉暑气,再取上来吃的西瓜可是“冰镇”过的,那甜津津、凉丝丝的享受,我们都能啃透瓜皮,多美!没吃完的饭菜吊在小水井里就是放进了一个天然大冰箱,那时节谁家都有冰箱啊!

随着城市建设,老家的房子早就拆除没有了,后院那小水井也被填埋消失了。可在我的记忆里,仍然有那小水井,有那用不完的清冽的水,有那儿时的欢乐。

三十而立

□ 钱加玲

人情世故,甚至也不用做家务,过个年,落得个清闲。唯有“抓紧”两字,意味深长,一听,便觉得时间要将我拉走得更快些。

三十岁的年纪,更喜欢宅在图书馆,无忧无虑地与先贤对话。偶尔,羡慕起坐在身旁看书的穿着校服的男生和女生。他们并排坐着,桌上摆放着好几本习题,两个人不说一句话,只全神贯注地做题。这让我想起那个国庆节不回家,在图书馆抱着一摞书写论文的自己。每过一个年岁,总会留下些什么在骨子里。

三十岁的年纪,在应酬里感知年岁更替的从容。起身,敬酒,在觥筹交错中,时间将食物抽丝剥茧呈现在食客面前,同时也拿走我们的时间作为交换。交谈的人都年长于我,在他们所经历的年月里,我还不免踪迹。我喜欢听那么像故事的事实。也曾试图去记录那个我感兴趣的沉重的历史与

荒野,却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张力,只得臣服于时间,做个光影幕布下的看客。

三十岁的年纪,没有人可以改变。日记撕与不撕,时间依旧站在风野里,看人间逍遥。每当听到“这种事情我经历的多了”,总会放下手中的活儿,仔细倾听起来。经历就像乘一列观光车,每个经历都需要一张车票做凭证,而这车票的预定就是时间。人们总没有耐心去相同的地方数次,同样,经历也是如此。经历同一种经历数次,想必是有了经验。经验是用宝贵的时间换来的,只有感知了时间的人,才会聪明地将经历换算成经验,不然,再多的经历,也只是经历。三十岁,开始喜欢听琐碎的事情,家长里短,几个女人谈论起来,可以将经历弹奏成风生水起的经验。我竖起耳朵听着,一箩筐地将种种经验记在生活的簿上。在这本簿上,可以读到子生的苦乐,可以辩出人心与入情味。

三十岁的年纪,三十而立。“立”是会意字,表示站立。在三十岁的尘埃里,站立着想一些事情,想通了,想得高兴起来了,遂记之。

了气,一是他的资历够老,二是他的“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说得蛮有意思的。领导接着问:“G主任,你说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我问你,那究竟哪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呢?”领导就是领导,脑筋急转弯转得够快的,就来个追问。G主任并不着急,淡淡地说了一句:“投票!”这是一个好办法,但领导担心投票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意图。G主任给领导递了一个眼神,领导自然心领神会。投票结果自然化了领导脸上的笑容——以一票险胜。从此,“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在单位传开了,遇到一些事情要表明意见时,大家也冷不丁地调侃一句“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气氛一下子就嗨了起来。有时G主任在场,他也咧着嘴笑。

G主任既是学校的总务主任,也兼任单位工会副职。他这个工会副主席与总务主任一样干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工会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开展活动少不了发布通知、制订方案之类的文字工作。G主任在这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关于活动通知他总会把方方面面、等等一一考虑周全。通知的最后总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上这一句,他的回答倒也干脆:“计划不如变化,我给自己留一手。”还别说,这一手留得好,还真的经常在活动时间、活动项目、参加人员等方面出现变动。于是,G主任的第二份通知《关于开展XX活动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又新鲜出炉。这个“通知的补充通知”我早在十八年前就看到过了。

一个有意思的人,总会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即使他从某个岗位上退休了,也会给在职的人留一份念想。据说,G主任退休后,又被县城的某单位返聘,也算是发挥余热。我想问的是,G主任,您在新的工作环境里还是这么有意思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装还是时髦的。朱国祥就送我一套,这是很令人激动的事。

朱国祥是我的发小,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玩。学骑自行车,游泳,打鸟,钓鱼,甚至也学会了抽烟喝酒。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除了眼珠发蓝,鼻子还特别大,我们都叫他朱大鼻子。据说他有八分之一俄罗斯血统。

朱大鼻子高中毕业后下放到高邮东风公社,后来应征入伍当了基建工程兵,地点在东北辽阳。这套军装是他当兵后的前两年硬节省下来送我的。我那时刚上大学二年级,放假回家,朱大鼻子也回乡探亲,我们坐在京杭大运河边,看旭日初升,看风帆疾驰,畅谈当兵和上学的心得,憧憬美好的未来。他告诉我,部队生活很严格、辛苦,但很有规律,也很充实;他业余正在学习作词作曲。临别时,他从军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的东,送给你,这是一套军装,我知道你有当兵情结。我说,你自己不穿吗?他说,部队每年都要发放的,我省着穿应该可以。我很高兴地收下了。那个年代,军装是最好的时装。我收下了朱同学赠送的珍贵大礼。

朱国祥送我的军装是战士服。上装只有上口袋,没有下口袋;裤子特别宽大。我穿上军装很兴奋,基本上还算合适,只是裤子又肥又大。那个年代,大军裤是时尚的亮色。我终于也穿上了军装,似乎半圆了当兵的梦。我在读高中时曾参加过空军招飞,体检合格了,政审未通过。后来上了大学,和当兵的机遇就失之交臂了。现在,我也穿上了军装,既不失时尚,又仿佛有了当兵的感觉。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确很精神。

回到学校里,同寝室的同学们个个羡慕。有人甚至要向我借穿几天,过把瘾。那时候,我们对部队是有很浓的情结的。记得大学军训结束时,

一套军装

□ 王俊坤

我们送别南京军区69师的教官,全体同学都流下了不舍的眼泪。1979年刚打完了越自卫反击战,军旅歌曲在校园内盛行。我整天地穿着这套军装,脏了,洗一洗,又穿起来。上大学的后两年,我基本上是穿着军装度过的。

谈恋爱了,有一次女朋友来看我。那时经济条件差,没钱买一套新衣裳,我就穿着这身军装陪女朋友逛商店、看景点。别人以为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有一天正在看风景,突然飘起雨来,女朋友有点着慌。我像变戏法似的从大军裤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叠的小红伞来,女朋友很是欣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雨天使用的基本上是大黄油布伞,讲时髦的也只是刚流行的黑尼龙伞,我却拿出一把可以折叠的小红伞来,确实有点意外。这小红伞是我特意买的,那时候价值十几块钱,算是比较贵的。老人说,谈恋爱是不能送伞的,伞和“散”字谐音,不吉祥。我因为觉得这小红伞太时尚了,管不了那么多,就下决心买下了,想不到立即派上了用场。当然,还是要感谢那条大军裤,放一把小伞竟然看不出来。

后来,回家乡参加工作了。站在讲台上授课,感到穿一身军装有点“冒”,不太合适,就将上装和下装分开来穿。一直到结婚,这套军装都是我的主打服装。它是我青年阶段的难忘记忆,甚至充满着我对绿色军营的向往。

朱国祥后来也复员回到家乡工作,经历了就业、下岗、创业,成为比较成功的商人,成为知名的作曲家。我们仍经常相聚在一起,为了那套军服,我总是认真地敬他一杯小酒。

我多想

□ 王少同

已安放着我们共同的自豪
不再伤感生活的不如意
得失取舍才是人生永恒的色调

余生,让我继续跟着你的脚步

陪着你,慢慢变老
然后,再寻一方静净之所
一起享受生活的自在逍遥

我多想要你一个暖暖的拥抱

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
也足以让我心花怒放
为自己感到无比骄傲

我多想要你一个甜甜的微笑

哪怕只是你回眸的一霎
我的眼睛里就已泪水婆娑
感动着你我曾经拥有的美好

不再悲叹韶华的远去
走过的青春岁月里

那一株火红的桃花
竟然开放在野外的小径旁
掀开窗帘
我的心灵不再寂寞

散步在小径上,见你轻轻点头

我便拥有了多彩的三月
这样的诗意
融进了我整个的身心

我曾半掩着门扉凝视过你
你比三月似乎来得更早一些

我思绪中的三月
竟是如此灿烂
我心泉里的三月

三月,那株桃花

□ 陈石奇

清流奔涌着融融的暖意

就让目光投放在绿野之上吧

借着小径上传来的清风
聆听你的呼吸,欣赏你的甜畅

我就这样注视着
你一直注视着你
你比十里春风还要温暖
一直开在我的心上

过完新年,就虚岁三十了。三十岁,是个不痛不痒的年纪。丰子恺先生说:当年岁开始冠用“三十”两个字时,觉得好像头上张了一把薄绸的阳伞。而我的三十岁,似乎还有着十几岁的好奇,二十几岁的冲动。不管不顾,时间却已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走进另一个故事里。

三十岁的年纪,没了要“长尾巴”的恐惧。关于“长尾巴”,小时候不懂,真的觉得每长一岁就会长出点尾巴,加上我是属猴的,每每在夜晚总会捂着屁股,念叨着千万别真的长尾巴。后来才知道,“长尾巴”是过生日的意思,也是期盼长大的意思。以前的人们总喜欢开玩笑,有些玩笑成了小孩子的梦魇,但是现在,开玩笑的人越来越少,人们都忙得忘记了年岁。

三十岁的年纪,生活教会了体悟生活的本领。住在鸽子笼似的商品房里,朝阳的房间,冬日暖暖。阳光透过窗纱,大红的喜字,大红的被褥,让房间愈发红火。抬头看天,闭眼听歌,可以独坐一整天。越长,越发安静。除了小区里飘荡的电钻声,听不到其他热闹。寒假里,不用上班,不用完成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位不大,各色人等。G主任在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多个人的单位干了整整二十年的总务主任,陪伴了五位一把手领导,熬白了好几位觊觎总务主任这一职位的有志者的头发,但他岿然不动,可谓“政坛不倒翁”。有人曾戏谑地对他说:“G主任的屁股与总务主任的宝座焊了电焊,牢得狠!”G主任憨笑着说:“承蒙领导厚爱,同志们信任。呵呵!”去年,G主任终于光荣退休了,也算功德圆满。很多人退休就退休了,最多是在退休欢送会上说几句动情的话语暂时打动一下人心,而G主任退休后还常常被在职的员工提起,尤其是他在任时说过的几句草根名言在单位还被我们“盗用”。“俺已经退出江湖,但江湖还有俺的传说”,用这句话来概括G主任的退休生活还是比较恰当的。

G主任的学历并不高,但学历不代表能力,文凭不代表水平。他好像天生就是干总务主任的料,大到单位基建工程的监管,小到人来客去,无需领导明说,他总是做得妥妥帖帖。就拿若干年前招待来客这一点来说,来什么人,在什么饭店,喝什么酒,用什么烟,要不要上大闸蟹,如果上大闸蟹是什么规格,是全母,还是全公,抑或是公母对半,他总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拿捏得恰如其分。这一份功力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历练。更绝的是他的劝酒技艺令人回味无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际,G主任总是要敬酒的,而敬酒总是有难度的,但G主任总有他的“绝招”。他的第一杯酒一定是敬酒桌上的最高领导,敬酒时一定是恭恭敬敬地站着,身体微微前倾,右手端着酒杯,左手在下边托着,笑容满面地看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领导,这一份虔诚足以温热领导那颗冷漠的心,于是领导也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待领导站稳了,G主任先是非常认真地说:“感谢领导指导工作,我干杯,

有意思的G主任

□ 卢有林

您随意!”然后一仰脖子,一口酒便倒进嘴里含着,接着将空酒杯对着酒桌上的每一个人“巡游”一圈,以明诚意,最后用左手食指指着鼓起来的腮帮子,示意领导干杯。一般情况下,领导也不好意思再拗了,只好干了。领导干了杯,他把酒咽进肚子里后,也不忘幽他一默:“随意不代表随便,谢谢领导赏脸!”整个敬酒过程浑然天成、水到渠成。我们也在一些酒局上套用过他的“我干杯,你随意!”“随意不代表随便!”这两句敬酒语录,也管点用,但总是达不到他的那种效果。这就好比一首流行歌曲,最好的是原唱,翻唱再好也唱不出原唱的味道。

G主任自担任总务主任以来,一直是单位的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在人事、财务、评优、晋级等诸多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自己的话语权,有人凡事都要抢先表明自己的观点,有人从来都是附和别人的意见。前者会在不经意间得罪他人,而后者会给员工留下老好人、没主见的印象。只有G主任让人捉摸不透,他有时候也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这些意见不会涉及到某个具体人的切身利益。如果遇到涉及某个具体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领导让他表明观点的时候,他也会用一句“经典名言”敷衍过关。一次,班子成员为了某个同志的市级表彰进行讨论时争论不下,领导只好向他求援,希望G主任能理解他的意图,发表一下意见。一直沉默的G主任也不好再沉默,于是他干咳了一声,说:“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他把“那个就那个,不那个就不那个”说得就像绕口令一样,逗得我们忍俊不禁。领导对他也不